

双流文史资料刊丛

第十辑

92

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辑

纪念双流县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十周年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

1992

目 录

筚路蓝缕 耕耘有成

- 纪念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十周年 任全保 (1)

◀革命风云▶

- 保卫华阳县中兴场暨牧马山顽匪复灭记 秦世英 (4)
万大哥“闹红军” 樊光华 (15)
风云激荡清妖孽

- 记永安游击队同叛匪的斗争 游力行 (24)
青少年时代的田家英 熊德成 (34)
万家忧乐到心头

- 记为真理而战的田家英 (转载) 彭亚新 (44)
田家英宝贵年华的奉献 熊德成 (63)
怀念田家英 (转载) 李锐 (71)

- 附录：田家英从废纸篓拣回毛泽东名诗
余仲昌事略 刘正康 (79)
刘世洪事略 刘正康 (83)
抗英名将谢朝恩 杨永乐 (85)
双流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(二) 双流县民政局辑 (88)

◀人物春秋▶

- 刘沅与天社山老君庙 颜开明 (100)

- 刘沅祖孙留在新都的翰泽 李义让 (104)
林思进与新都的情缘 李义让 (110)
我所知道的徐孝恢先生 彭福商 (114)
主政乡邦 恭敬桑梓
——张群寄语华阳县参议会 贾成潜 (117)
族叔骆德荣 骆大勋 (123)
程春渠先生事迹记略 周绍昌 (125)
五十年文字旧交
——先师汪德嘉与余兴公的友情 郑安乡 (129)

◀双流风物▶

- 悠悠黄龙话珍闻 胡跃琼 (135)
古今黄龙溪 周蜀华 (137)
府河渔话 任沛祥 (149)
海山法师回忆老华阳的定光寺 任沛祥 (158)
防区制时代府河捐税一瞥 王泽枋辑 (161)
从么店子到农民街 李秋汗 (162)

◀经济史话▶

- 华阳县的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朱朝远 (169)
双流县的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胡晓琴 (180)
双流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罗成金 (187)
双流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马本荣 (200)
双流乡镇企业的脚步 徐 健 (209)
永福乡企业发展史 刘正康 (212)

◀教坛旧事▶

- 双流县教师进修工作回顾 宋守信 (222)
三十年前中和中学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情况 周志貴 (227)
温江专区在双流中学召开首次田径运动会 吴慎修 (231)
川剧《目连戏》中的武打一绝
——打叉、砍五刀 刘云侠 (234)
李氏备治私塾 李仲辽 (240)

◀社会轶闻▶

- 梓柏树宋、杜两家“打明仗” 广祥整理 (245)
华阳“吴家大坟”与吴三桂 杨存仁 (249)
嘉禾庄检“金鸭儿”奇闻 陈相臣 (254)
第一至九辑勘误 (260)
封三篆刻 熊德成

筚路蓝缕 耕耘有成

——纪念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十周年

任全保

双流县政协于1980年恢复工作，1981年5月，成都市政协召开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，决定区县一级政协也要把文史资料的搜集、编撰、出版纳入议事日程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。年底，经中共双流县委同意，县政协拨出经费，正式组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建即又召开全县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。该委员会遂成为县政协最早建立的专门委员会。在上级政协的指导和县上各位领导关心支持下，工作人员积极努力，工作很快打开局面。1982年《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出版问世，受到社会各界的注目，反响很大。以后，每年编选出版一辑，至今已整整十年了。

十年来，我们遵照政协章程，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，在与全体政协委员、社会各界人士广泛联系的基础上，共征集到从戊戌变法以来近百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宗教、民俗民风等各方面的史料690多篇，约251万余字，大部份都是作者的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筛选、研究、核实、整理，选出273篇，121万余字，编辑出版《选辑》1～10辑。这对于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，联系各界人士，编史修志，在全县中

小学生中开展“两史”、“两情”教育，都起到了有益的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回首十年，我们在坚持“存真求实”的同时，既注意到广征博采，专题资料与一般资料并重，更注重对重要史料的抢救整理；选题上不离开综合选辑这个总谱，也注重每一选辑有相对集中的专题。在十辑中，我们先后较集中地介绍过辛亥年双流、华阳两县的保路同志会运动，中共地下组织的战斗历程，府河航运史料，农村集市贸易史料等；人物史料有辛亥革命的尹昌衡、秦载赓、向迪璋、彭光烈，广州起义的张万选，抗日战争牺牲的彭德明、周文富、王成桂；革命烈士更多，有成都十二桥牺牲的王干青、徐茂森、徐海东，重庆渣滓洞牺牲的丁地平，剿匪平叛牺牲的刘则先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，解放军炮兵师长傅狂波和舍己为公的黄治水、王久华等。双华两县又是人文渊薮，近现代也出了不少文化名人，刘止唐、颜楷、徐炯、刘咸炘、刘咸荣、乔大壮、林山腴、文藻青、李澄波、程春渠、徐孝恢、周列三、刘东父、彭季谐、傅葆琛、孙良臣，以及国民党元老张群、起义将领郭勋祺、吕康等，他们在文史资料选辑中都占有一定的篇幅，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，广征博采，为近现代史的研究，特别是我县地方史志的编写，积累了可资利用的丰富史料。

十年来，文史资料工作的影响所及，不仅是国内，还与海外建立了一定关系，这对沟通了解，促进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迄今为止，在省内外与我们的文史资料有联系和交换关系的各级各类大专院校、科研机构、政协机构等达129家。队伍建设，由小到大，稳步发展。十年来，我们的文史研究员，采用聘任制，他们中有老干部、教师、老工人、学者、

社会知名人士、史志工作者，通过广泛的联系，远远越出政协的范围，视野放在全社会。这支义务队伍由开创初期的30人，发展至今有100人；还有不少外地外省的特约撰稿员。有些老同志真可谓不辞劳苦，不计得失，杜鹃啼血，直至一息尚存。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怀念。十年中，为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孜孜不倦，直至去世的同志有：原政协副主席、文史委副主任冯直同志，原统战部副部长、政协秘书长李鸣庆同志，以及为文史工作作出积极贡献的于德义、杨孝伦、向福贵、杨建卿、曾光大、邓德鑫、傅茂才、王安山等老红军、老同志、老朋友，他们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在文史资料工作中来了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回顾十年来双流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所走过的历程，时间虽说不长，其间既有丰收的喜悦，也有耕耘的艰辛，更有史料湮没后造成的永久遗憾，然而我们总算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，没有辜负85万县人和全体政协委员的厚望。我们将在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，发挥政协的功能作用，继续把文史资料工作搞好，为促进双流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再尽绵薄之力。

保卫华阳县中兴场暨牧马山顽匪覆灭记

秦世英

1950年2月初，继龙潭寺、石板滩平叛之后，总部设在石羊乡的“川西反共救国军华阳七乡联防办事处”（下称：“七乡联防”）和潜伏于县人民政府驻地中兴场的“华阳县反共救国军”，活动加紧，密会频繁；并联络盘踞牧马山王家场、傅家坝（永安乡）的曾秉章、肖庆儒两股土匪，妄图乘我立足未稳之机攻取我人民政府驻地——中兴场。

（一）

1. 1950年2月9日（己丑腊月二十三），“七乡联防”匪首邹善成派贾慎之到中兴场与“华阳县反共救国军”联络，传递邹善成“组织武装抗粮，伺机发动”的叛乱纲领。在谭家门道儿杨奉之家召开有徐毓灵、王光耀、杨奉之、刘桂文、杨华芳、罗光荣、熊积道等人参加的密会。推选王光耀（“华阳县反共救国军”团长）为中兴场内线总指挥。徐毓灵（“华阳县反共救国军”副团长）、杨奉之（中兴场“仁”字社舵把子）为副总指挥。徐毓灵掌管中兴镇地方武力，并筹集粮款；杨奉之掌管中兴场“仁”、“义”两社袍哥，并联络附近场镇“码头”袍哥；刘桂文掌管协和地方武力，负责“七乡联防”与中兴场的联系；王光耀掌管“自

卫常备大队”和附近乡镇“模范精选队”，罗光荣负责警察中队，熊积道担任“暗杀队”队长（队员从“自卫大队”二中队挑选）。最后议定：“一旦时机成熟，就内外发动”。

12日（己丑腊月二十六），“七乡联防”邹善成派贾慎之、王家场曾秉章派罗贡成又来中兴联络，在杨奉之家第二次密谋叛乱。参加密会的除（2月9日）与会者外，另有罗贡成、刘少之等十余人，主要议定了攻打中兴场的日期、围攻路线以及内外策应计划和指挥。中兴场外面总指挥邹善成、曾秉章，前线正副指挥贾慎之、罗贡成，集结一千五百多人，分两路从协和、公兴起攻。中兴场里面，总指挥王光耀，副总指挥徐毓灵、杨奉之，集结“自卫大队”、警察中队、中兴“精选队”和“仁”、“义”两社袍哥约三百多人，以五显庙为“指挥所”，中一楼为据点，鸣枪为号，向成庄、沈家书院、通济桥发起进攻，里外夹击，企图一举夺取中兴场。

“发动时间”为正月初一（2月17日）。当晚，“华阳县民众自救联合团”程焕然指使匪徒程少武等4人，在正兴乡田家寺将我县训班学员刘良俊杀害，尸体抛入府河。

贾慎之等匪首在中兴二次密会的同时，“七乡联防”邹善成，率领贴心随从、文书联络等头目，亲自出马在文星乡召开了华兴、白家、石羊、文星、双华场等乡正副乡长、乡队附、袍哥舵把子等参加的叛乱会议。邹善成凶相毕露，公开提出“不让共产党过年”的口号，要求与会各乡，联络社会上层人士（地主、旧官吏、旧军人），发动各码头兄弟伙，每乡组织二至三百人，大年初一合围攻打中兴场。

17日（庚寅正月初一），公兴匪首温伯涵、杨克明，勾结王家场曾秉章率匪捣毁公兴乡公所，割断电话线，劫去电

话机，抢走枪支14支、公粮60余石。

与此同时，中兴场暗藏的匪徒越来越嚣张。我们出现在哪里，哪里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；街头巷尾人群的目光，就马上射向我们：有的仇视，有的疑惧，有的迷惘，神情各异。更有甚者，少数反动分子，竟公开挑衅滋事，向我们投掷恫吓、辱骂的纸团，张贴反动传单，抵制使用人民币（币制改革前的旧币）。一到下午，街上关门闭户，行人稀少；夜幕降临，场前场后枪声四起，刺耳欲聋的流弹，不时从成庄（县委、县政府驻地）、沈家书院（公安局驻地）屋顶掠过，打得瓦块、窗玻璃作响。霎时间，中兴场阴云密布，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。

2. 中兴场和附近场镇，匪特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：敌人加紧了攻取中兴场的预谋。

当时，县委、县政府和准备筹建的县独立营（干部、战士各二人）驻成庄，县公安局驻沈家书院，二区武工队驻通济桥附近的幼儿园。武装力量只有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同志十多人，加上二区武工队新吸收的队员，总共不足四十人。形势十分严峻。

2月13日（己丑腊月二十七），县委、剿匪指挥部（下称：指挥部），鉴于形势急剧恶化，召开紧急联席会议。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，县委书记、指挥部政治委员高鸿光同志建议：暂时放弃沈家书院，把公安局干警撤入成庄，集中力量，集中火力，打击敌人。公安局长、副指挥马维政同志提出不同看法。他说：第一，集中力量，固然有利于打击敌人，但放弃沈家书院，势必把成庄凸出在前沿，使其三面受敌；第二，沈家书院、成庄同时拒敌，形成犄角之势，一则

可相互策应，二则可控制沈家书院与成庄之间的开阔地带，与通济桥三点连成火力网，更利于牵制敌人，打击敌人；第三，放弃沈家书院，与外界的联系更困难，消息更闭塞；更严重的是接管集中学习的“自卫大队”、警察中队，更难于控制，一旦发生叛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马维政同志讲完后，大家一致认为，分析中肯，是一个两全方案。会后，迅速把固守成庄、沈家书院和通济桥的部署决定下达，全体干部战士，斗志昂扬，决心与中兴共存亡，投入紧张的迎敌准备，通宵达旦，严阵以待。

15日（己丑腊月二十九），根据更趋严重的形势，县委、指挥部又召开紧急会议，在敌我力量分析对比的基础上，作出五项决定：一，把敌我双方力量、态势，及敌人不断向中兴迂迥紧逼的动向，报告成都军管会，请派部队增援；二、采取非常措施，把利用“起义”合法身份，埋伏在中兴场的伪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王光耀秘密扣押起来，割断敌人的内外联系，打掉在中兴的指挥中枢；三，通知二区武工队长祁周易，以“征粮”工作为名，把中兴镇长徐毓灵控制在武工队，不得擅自离开；四，下令各区武工队，务必于16日（腊月三十日）全部迅速返回中兴场，集中力量，保卫中兴；五，为牵制牧马山土匪，由县委任命的华阳县第一个乡级政权，永安乡人民政府乡长刘则先（地下党员）、副乡长游力行，率领所建的武装“川康边游击纵队成华支队”留守永安地区，与敌人周旋，以控制中兴以南沿府河牧马山地区。

当晚，公安局长、副指挥马维政同志，根据县委联席会议决定，以“谈话”名义，把通敌有据的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王光耀秘密扣押，徐毓灵也被二区武工队控制起来，先发制

人，把敌人埋在中兴的“定时炸弹”挖掉，消除了隐患。

16日（腊月三十日），成都军管会派骑兵“533”团一个连到中兴场增援，县委下达该连三项任务：①.用两个班协助二区武工队设卡通济桥，检查进入中兴场的行人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封锁中兴与外界的消息；②.用一个班警卫县委、县政府驻地成庄；③.其余两个排昼夜巡逻中和、中兴至二江寺沿府河马路，并在二江寺桥头设卡，严密监视府河对面敌情。当日，下午到傍晚，各区武工队（主要是南下干部）陆续返回中兴，布置任务后，当即投入战斗准备，在成庄围墙四周凿枪眼、挖掩体。

17日（庚寅正月初一），根据县委、指挥部决定：一早县委、县政府、公安局、独立营和各区武工队，全体干部、战士（武工队员），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，分组编队，分别在成庄、沈家书院，向集中接管待编的自卫大队、警察中队训话，讲明形势，讲解起义是他们选择的一条光明大道，也是大势所趋；要按军管规定，加强学习，听候待编。随后，收缴了其携带的枪支弹药。午后，接二区武工队公兴乡工作组报告：公兴匪首温伯涵、杨克明勾结王家场曾秉章率匪捣毁、占据公兴乡公所，割断通往中兴的电话线，抢走电话机、枪支十多条和公粮几十石。随后，分两路：一路从黄山坡下山，直逼协和小桥（今属鹤林）；一路从邬家山、高山寺下山，向二江寺大桥迂回。中兴形势十分危急。

当时，县委书记高鸿光同志正在成都开会。县委、指挥部当机立断，一方面下令永安乡人民政府，率领所属武装星夜回中兴，一部协助警戒通济桥，一部协助守卫监狱。另一方面决定：县委、县政府、公安局分别撤出成庄、沈家书

院，临时组成三支队伍，分别阻击敌人，监护起义学习的“自卫大队”和“警察中队”。骑兵团的同志，根据原来分配任务，分属三支队伍指挥。公安局长、副指挥马维政同志带领一支，加强通济桥防线，把前沿阵地延伸至府河对面协和小桥一带，与敌人隔桥对峙，阻止敌人前进。县长，剥匪指挥常胄民、独立营副营长、副指挥李文林同志带领一支，布防沈家书院西南面大坟坝，利用坟山作掩护，监视、巡逻成、仁马路，堵击二江寺南面来敌。独立营副教导员马廷群同志带领一支，集中沈家书院，把集中学习的“自卫大队”、“警察中队”监护起来。全体干部、战士，振奋精神，坚守岗位，决心保卫人民政权，彻夜匍匐在寒霜袭人、湿漉漉的草地上、坟山后、田埂下，监视着前方的一草一木，敌人的动向。至拂晓，围攻中兴场的土匪因没得到场内的策应信号，不敢贸然进犯，悄然撤退。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，兵未血刃而胜利结束。

3. 保卫中兴场的胜利，表明我们全体干部战士，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，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在敌人数十倍于我的严酷局势面前，镇定自若，毫无惧色，用坚强的意志，必胜的信心，灵活机动的战术策略，同敌人斗智斗勇，几经周旋，终使敌人胆寒而退，保卫了新生人民政权。保卫中兴场，它还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，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，正义的事业必定战胜邪恶，同时锻炼了干部战士，教育团结了新区人民，为开展新区工作走出了扎实的第一步。

(二)

1. 1950年2月21日（庚寅正月初五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白天副军长带一个团到中兴场增援，听取汇报后，认

为剿匪主力应放在牧马山，同时东山（龙泉山）一带也不能放松。牧马山以两个营的兵力南、北合围，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；东山以一个营兵力突袭歼之。县委书记、指挥部政治委员高鸿光，公安局长、副指挥马维政同志各随一个营，合围牧马山；一路经正兴取永安，一路经协和攻取公兴天台山，然后，南北围歼。独立营副营长、副指挥李文林同志，随一个营出袭龙泉山的太平乡，形成两翼作战，置敌于首尾难顾之境。部队连夜出发，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。至拂晓，三支部队按时到达目的地。因作战地区，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，国民党长期欺骗宣传，土匪造谣惑众，群众还不了解我党政策，存在许多顾虑，不敢接近我们，我们还没有群众基础。在清剿中，又因我们在明处，土匪在暗处，想打打不着，往往是我剿匪逃，我一离开，匪又乘虚而来。更令部队伤脑筋的是，匪民不分，民匪不辨。表面上看，基本都是身穿长袍或对门襟短褂，头包白帕子，脚登粗草鞋，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，弄不清哪些是匪，哪些是民？打，怕伤着百姓，不打，“农夫与蛇”的悲剧时而出现。形成，欲打不成，欲罢不能的两难局面。指战员个个窝着一肚子的气，急得骂娘。尽管遇到许多困难，部队仍严明纪律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正义之师，文明之师声威大振。土匪在我军事进剿，政治攻势下，东西两山（龙泉山、牧马山）纷纷溃退。

清剿部队到达永安、公兴、太平后，随军武工队当即出安民告示，鸣锣召开群众大会，由县委负责同志，宣传全国形势，讲全川形势，讲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，剩下这些苟延残喘的残余势力，成不了气候。宣传党的征粮剿匪政

策。讲人民政府征收公粮，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是按田多粮多多负担，田少粮少少负担，无田无粮不负担的合理负担政策。讲党的剿匪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胁从不问和首恶必办，立功受奖。号召群众不要听信谣言，积极检举揭发阴谋组织叛乱的匪首，争取立功。

大会以后，各区武工队，深入群众，开展宣传。一方面组织小型会，进一步解除群众顾虑，收集群众中检举的线索；另一方面通过亲友邻里，有针对性地做受骗、受裹胁人的工作，打消顾虑。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，多数人自动登记自首，个别还找到武工队中的熟人，揭发检举匪首。从而瓦解了敌人，争取了群众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首恶分子。在这次清剿中，三个乡自首登记了二百多人，交出各种枪一百余支，手榴弹、子弹数千发（枚）。

2. 2月17日（庚寅正月初一），土匪围攻中兴失败后，接着被我追剿。作为报复，作出绝望的挣扎。2月22日（正月初六），以傅炳之为首的“永安除暴大队”一百余人，从唐家大塘沿河边、永安乡政府背后和杜家街，分三路袭击占据了解放后新建的第一个乡级政权——华阳县永安乡人民政府。割去电话线，抢走电话机，烧文件，捣桌椅，把乡人民政府搞得残墙破壁，满院狼藉。24日（正月初八），我永安乡乡长、地下党员刘则先同志，被土匪傅葆义、傅葆汉、李国儒搜获，残杀于八驾车（八驾筒车的小地名）。当日，永安乡伪乡长肖庆儒，在副乡长周维嶽家后山（七保），召开了全乡保长、副保长、保队附、袍哥舵把子等参加的叛乱会议，成立了“华阳县民众联合自救团”。肖庆儒自任团长，周维嶽任副团长，杜祈、陶季龄、杜合轩分别任参谋、外交、审判；下设四个

大队，聚众一千多人，机枪3挺，长短枪5百余支，以永安为巢穴，在仁（寿）、彭（山）、华（阳）、新（津）、双（流）五县边界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叛乱活动。从2月26日（正月初十）至3月2日（正月十四），先后攻打了仁寿的火石崖、林家梨园、嘉禾庄、古佛洞、龙灯山、新开河，华阳的黄龙溪、顺河场、兰家沟，新津的普兴场等地，打死、打伤我人民解放军、武工队员六、七人，杀害无辜群众十余人，烧毁民房十余院，匪过之后，遍地狼籍，目不忍睹。

3. 3月3日（正月十五），双流驻军、武工队，仁寿五区武工队，邹玉琳同志组织领导的“川康边人民游击队仁简支队”，从南北两面发起反击。双流由谢家山碥、板桥梓分两路围剿匪首曾秉章老巢王家场、曾家店；仁寿由黄龙溪渡河，一举攻取土匪盘踞的嘉禾庄、古佛洞。两线残匪溃退永安。匪首肖庆儒闻讯，在万寿寺召开紧急会议，“要大家镇定”。之后，把三地土匪（仁寿、双流、华阳），重新组织，由肖统一指挥，再次攻占古佛洞。华阳县委得悉土匪麇集永安后，于3月7日（正月十九），即派县独立营（这时，独立营已从温江军分区组建成立固县）副营长李文林同志，六区武工队副队长范天德同志，及县委派往六区工作的刘祖武、刘全煜、宋学义等同志，率独立营两个中队和六区武工队二百多人，从兰家沟发起攻击。进至帽盒山，遭到土匪猛烈阻击。李文林同志当机立断，命令部队就地隐蔽回击，集中六〇炮，掷弹筒向敌人阵地猛轰。顿时，浓烟滚滚，尘土蔽日，匪徒被轰得懵头转向。接着，机枪、手榴弹齐鸣，枪声、炮声、人声与敌人阵地连成一片，火光烟雾中匪徒抱头逃命，阵营大乱。一个冲锋号令，我全体指战员，个个如